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登記證：國民政府內政部警字五四二三號

贈閱

新苗

第十四冊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目錄

魯迅的生活(續前)

許季弗院長講演

沈蘊芳
程季瓏 記錄

去年中國對外貿易

徐輔德

中國一九三六年之回顧

穎 譯

稼軒詞意境

介 西

清代北京人之職業

郭立誠

Flight To The Moon

魯迅著
徐恩婧譯

疣

韓 迪

專 載

新書介紹

稷香館叢書

悲華經舍詩選

魯迅的生活（續前）

許季葦院長講演

沈蕪芳
程季璣記錄

至于他的擬作短篇小說，開始在民國七年四月，發表

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值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

曰「狂人日記」，才用「魯迅」作筆名，「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他的擬作力好像長江大河，滾滾不

絕。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為從此，文學革命才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才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為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

現在時間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兩篇作個舉例的說明而已。

「狂人日記」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抨擊禮教的。據魯迅自己說：「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參閱「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這是實實在在的話，

試問讀到篇中所云：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又云：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有誰不感到禮教的迫害，有誰不想奮起而來攻擊呢？他的其餘作品有好多篇彷彿可作這「狂人日記」的說明，「祝福」便是一個例子。「祝福」的慘事，不慘在狼吃了「阿毛」，而慘在禮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時在南昌，讀到「狂人日記」就非常感動，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侯」的新詩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面談到這事，他說：「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

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

「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為陳師曾（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開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罷』。」我聽到這里，就明白了這「俟」字的涵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很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着，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象的意思。

「阿Q正傳」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篇諷刺小說，在描寫中國民族的魂靈。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晨報副刊上說過：「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實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鍊精粹，凝為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

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因為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園地八。後來印成單行本的時候，這一篇未見收入。）

阿Q正傳發表于民國十年十二月，到現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讀到它，總感覺一種深刻和嚴肅，並且覺得在魯迅的其餘作品中，有許多處似乎可當作這篇的注解或說明來讀，因為描寫阿Q的劣性彷彿便是描寫民族的劣性故也。現在隨便舉出幾點，彼此參照，便可瞭然，例如：

（一）自大 阿Q和別人角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瞞道：「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這宛然是以「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負的國粹派的口吻，魯迅所時常指摘的：「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熱風十八，十九葉）

（二）卑怯 阿Q「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試讀『隨感錄四十八』有云：「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

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熱風四三葉）還有「通訊」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說：情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情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華蓋集二二集）還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着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華蓋集五七、五八兩葉）

（三）善變——投機，迎合取巧 阿Q本來是

新 黃 第十四冊 魯迅的生活

深惡革命的，後來却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罷」……試讀「忽然想到四」裏的話：「……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于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命運。」（華蓋集十二，十三兩葉）還有「算賬」裡說：「……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却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花邊文學七九葉）

（四）自欺——精神上的勝利法 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之後，有種種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兒子打了，或者說自己蟲豸好不好，或者簡直自己打兩個嘴巴，就立刻心滿意足了。這類自欺欺人，別設騙局

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間也何嘗沒有？「……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却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墳：論睜了眼看）

此外，描寫着的劣性還很多，限于時間，不及備舉了。

十五年三一八慘案後，四月奉軍進京，有通緝名單的傳言，我和魯迅及其他相識十餘人，避居D醫院的一間堆積房裡若干日，魯迅在這樣流離顛沛之中，還是不斷地寫文章，「朝花夕拾」裡的「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都是這時的作品。

這期的重要創作，已經結集者有：——

小說：吶喊

同上：彷徨

論文：墳

講義：中國小說史略

散文詩：野草

回憶文：朝花夕拾（前半部）

雜感集：熱風

同上：華蓋集

同上：華蓋集續編

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四十六，四十七歲（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時代背景是寧漢分裂，國民黨清黨運動。

這時期雖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魯迅感觸多端，不很

開口，「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極不安定，宿舍屢有更變。在廈門四個月，因為「不合時宜」，搬來搬去，終日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雖對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氣也不甚感動。所不能忘懷的，倒是一道城牆，據說是鄭成功的遺跡。「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華蓋集續編二二二葉）到廣州後，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仍舊合居。「……我這樓外却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蟹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裏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小約翰：引言）諸位請讀「兩地書」，及「三間集」裏的「怎麼寫」，「在鐘樓上」兩篇，便可以知道那時期他的生活的大路。

我不知道他在廈門大學擔任什麼科目，至于在中山大

學，則任文學論和中國文學史等，因為選修文學論的學生人數太多，以致上課時間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禮堂。這期的著作如下：——

回憶文：朝花夕拾（後半部）

雜感集：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附在華蓋集續編之後）

同上：而已集

講義：中國文學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時期……四十七至五十六歲（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國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濟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後東四省的淪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戰。

這十年之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魯迅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上海文壇的淺薄空虛，一點也不肯放鬆，挺身而出，「奮筆彈射，無所避回」，于是身在圍攻，禁錮之中，而氣不稍餒，始終奮鬥，決不屈服。這時期可以稱為短評時期。他的短評，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詩，精悍無比。不識者奚落他，稱之為「雜感家」，殊不知這正是他的戰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麼領袖，也沒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為一切

應時的文字，應該任其消滅的。「熱風」序文裏說得好：「……幾個朋友却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所以他的十多本雜感集大都是應時而作，只要時弊快快去掉，則他的文字本來願意歡歡喜喜地消滅。

上海不是個好住處，不說別的，單是空中的煤灰和鄰居的無線電收音，已經夠使他心煩氣悶了。他常對我說，頗想離開上海，仍回北平，因為有北平圖書館可以利用，願意將未完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寫成。它的大綱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無邪」，「離騷與反離騷」，「藥與酒」……他的觀察史實，總是比別人深一層，能發別人所未發，所以每章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們試讀「而已集」裏那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便可窺見一斑。這是他的「中國文學史」的一段，思想很新穎，議論很透闢，將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發露出來，成了完全和舊說不同的樣子。我正盼望這部大著作能夠早日觀成，不料他竟齿志以歿，連腹稿也同埋地下，這是無可彌補的大損失！

近年來，他寫文章之外，更致力於大眾藝術和大眾語文。前者是提倡版畫，因其好玩，簡便，而且有用，認為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他個人首先搜集了許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時借給別人去展覽，有時用玻璃版翻印出來，如「士敏土之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使藝術學徒有所觀摩。一面，在上海創辦木刻速修講習會，從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譯，都由他一個人擔任的。這個藝術現在已經很有進步，可以說風行全國了。後者是鼓吹大眾語，因為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他說「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論大眾語）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舉如下：

雜感集：三間集

同上：二心集

同上：南腔北調集

同上：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

同上：准風月談

同上：花邊文學

小說：故事新編

雜文：集外集

通說：兩地書（與景宋合著）

此外，近年散見于各種雜誌的文章，不會由他自己結集起來，否則一定又添了一個有趣的書名。有一本題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魯迅雜文集」，在他逝世的一個月——十月印行的，編次甚亂而銷行甚廣，決不是他自己編訂的東西，前面既無序文，書尾也不貼板花。自從他去世，投機取巧的市儈，東鈔西撮，紛紛出書，什麼魯迅自述啦，魯迅雜感集啦，魯迅諷刺文集啦，魯迅最後遺著啦，陳列在書攤上，五花八門，指不勝屈。更有無恥之徒，冒名取利者，將別人的作品，換一個臨時封面，公然題作「魯迅著」，例如「活力」，「歸家」等等，尤其可惡。請諸位千萬注意，別去上當！

以上所談，只關於他的創作方面，至于翻譯，已經印行的不下三十種，工作也極其認真，字字忠實，不肯絲毫苟且，並且善能達出原文的神旨，這也是譯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寶。

總之，魯迅無論求學，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

新 苗 第十四冊 魯迅的生活

誠和熱愛的態度，始終如一，凡是和他接近過的人一定會感覺到的。他的勤苦耐勞，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晝夜。在廣州住白雲樓的時候，天氣炎熱，他的住室，陽光侵入到大半間，別人手上搖着扇子，尙且流汗，可是他能在兩窗之間的壁下，伏案寫稿，手不停揮；修訂和重鈔「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花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等等。墊居上海以後，爲生活費的關係，勤勞更甚。書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張藤籐椅上，看看報，或是談談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覽極少，酬應最怕，大抵可辭則辭。衣服是布製的；鞋當初是皮的，十餘年來是膠皮底帆布面的；臥牀向用板牀，近十年來才改；寫字始終用毛筆。除了多吸烟捲而外，一無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質樸的學生時代的生活。

他的真摯，我不用說別的，就在游戲文字裏，也是不失常度，試讀「我的失戀」，便可知道。這本來是打油詩，其中所云：「愛人贈我百蝶巾，回她什麼：貓頭鷹，」「愛人贈我雙燕圖，回她什麼：冰糖壺盧，」「愛人贈我金錢索，回她什麼：發汗藥」，「愛人贈我玫瑰花，回她什麼：赤練蛇」（野草十一至十四葉），似乎是信口胡謔

了，其實不然。要曉得貓頭鷹，發汗藥之類，的確是他自己所心愛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並沒有一點做作。

他的富于友愛，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幫人的忙，濟人的急，尤其是對於青年，體貼無微不至。但是竟還有人說他脾氣大，不易相處，這是我所不解的。

他這樣地犧牲了個人生前的幸福，努力為民族的生存和進步而奮鬥，患肺結核而至于醫師多次警告了，還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趕快做」，真是實踐了他三十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

我說過 魯迅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澈底。現在話已說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詩中的兩句作為今天談話的總括罷：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上句表冷靜，下句表熱烈。關於上句，請參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墳：寫在「墳」後面）下句請參閱「救救孩子」，（狂人日記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

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又景宋的哀詩所引用的「我好像一隻牛，喫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 錄

張冷僧（宗祥）哭豫才詩：——

「老友飄零幾幾人，海濱驚報損愁身。文章幾度

疑戕命，魑魅千年見寫真。別有煩冤天莫問，但餘慈

愛佛相親。嘔心瀝血歸黃土，天下黔婁識苦辛。」

馬幼漁（裕藻）輓豫才聯：——

「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蒞漢閣；

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

羅膺中（庸）集遺詩句輓魯迅聯：——

「荷戟獨彷徨，豈惜芳心遺遠者；

大團猶酩酊，如磐夜氣壓重樓。」

刊 誤：

第十三冊魯迅生活篇四下十二行瘤係「癩」字之誤

去年中國對外貿易

徐輔德

世界景氣狀況，雖自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即露好轉朕兆，惟僅指生產增加，物價上漲，失業減少等諸現象而言，至於國際貿易，因各國勵行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非常萎縮，直至一九三五年最後一季起，始稍見進步。我國去年對外貿易，亦略呈活潑氣象，但細察內容，仍未可過抱樂觀，茲分述如下。

(一) 輸出入總額增加之實況

當民國十八年，世界經濟恐慌初發生時，我國對外貿易

年 別	進 口 (單位千元)	出 口	合 計
二十年	二、二三三、三七六	一、四一六、九六三	三、六五〇、三三九
二十一年	一、六三四、七二六	七六七、五三五	二、四〇二、二六一
二十二年	一、三四五、五六七	六一一、八二八	一、九五七、三九五
二十三年	一、〇二九、六六五	五三五、二一四	一、五六四、八七九
二十四年	九一九、二二一	五七五、八〇九	一、四九五、〇二〇

此種趨勢，直至去年而始見好轉，計進口貨值九四

一、五四四七·三八元，比前年約增二千二百萬元，而出

口貨七〇五、七四一、四〇三元，竟比前年約增一億三千

萬元。兩項合計一、六四七、二八七、一四一元，比前年

易額，進出口合計，共三十五億五千四百餘萬元。恐慌發生後，在最初兩年內，進口方面，因各國物價下跌，競以低廉貨品，向華傾銷，反見增加，出口方面，雖略見減少，但適當金貴銀賤之際，從貨值上觀察，尙不見十分顯著。民國二十年之對外貿易總額，與十八年相比，尙約增一億元。但自二十一年以來，則年有減退，觀左列數字，可見一斑。

約增一億五千萬元，即與二十三年相比，亦增八千餘萬元。進出口均有增加，則國內農工商業咸見活動，政府關稅收入亦見豐富，自是可喜現象。

關於貿易好轉原因，各人見解不同。某報社論曾歸納

爲四點：(一)我國幣值貶低，能收刺激出口之効；(二)世界經濟漸次恢復，各國人民購買力增加；(三)國內政治安定，建設事業，得以逐步實施；(四)農業之改進與豐收，人民購買力漸增。不過據我人觀察，最大原因，似乎僅在幣制貶值後，表面上數目突見增加，乃一種假態繁榮。國際貿易之計算方法，最好莫如以金價值(Gold value)爲

標準，雖自金集團崩潰後，世界重要國家之幣制，幾乎均已脫離金本位，我國對外貿易額，欲折合各種外國貨幣，以覘漲落，其事很難。但惟一簡便方法，以我國海關金單位計算，即可知去年貿易總額，不但未曾增加，抑且續有萎縮。茲將最近三年之數字列左：

年 別	進 口 (單位關金)	出 口	合 計
二十三年	五二四、〇八六、〇八九	二七二、一五三、七二〇	七九六、二三九、八〇九
二十四年	五〇一、三九八、九五五	三〇六、三四三、八五六	八〇七、七四二、八一
二十五年	四一六、五一八、三八三	三一二、一六六、八六九	七二八、六八五、二五二

觀右方數字，可知進口貨，以法幣計算，去年固有二千二百萬元之增加，而以關金計算，反減少八千四百餘萬金單位，出口貨，以法幣論，固增加至一億三千萬元之多，而論關金，祇不過增加六百萬單位，足見我國人民對於外貨之購買力，並未增加，即各國人民對於我國貨物之購買力，亦增加有限，所謂輸出入皆見增加者，無非因施行法幣政策而表面上發生之一種現象，實際上，我國貿易總額去歲比前年，尙縮減七千九百餘萬金單位。

諸因素外，亦難免受匯兌影響一點，我人原不否認。不過前年十一月四日施行法幣政策以來，我國幣值之下落，係以人爲方法使之貶低，而非由金銀比價之自然變動，故不得不分別討論。按前年十月間，平均計算，每關金一元，尙合銀幣一元八角八分四厘，而十一月四日，財政部令中央中交三行實行外匯買賣時，即規定關金一元合法幣二元二角七分五厘，蓋相差約百分之二十。

我國向來用銀，而與我通商之國，大抵用金，是以歷來對外貿易額之消長，除出入貨量增減，世界物價漲跌等

(二)入超減少之檢討

去年對外貿易，出入總額之增加，雖屬假態繁榮，惟入超減少，似在民族經濟上言，總屬有利。考我國年來，

入超額本已稍減，而以去年爲尤甚，茲列自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後之情形如左

年	單位千元
十八年	三八九、六四二
十九年	六四六、四三三
二十年	八一六、四一三
二十一年	八六七、一九一
二十二年	七三三、七三九
二十三年	四九四、四五一
二十四年	三四三、四〇二
二十五年	二三五、八〇三

去年入超數目之少，不特在近八年中居第一位，且亦爲歐戰以後所稀有。蓋自民國九年迄今，惟十六年入超九千四百三十一萬海關兩，約合一億四千一百四十七萬元，爲最少數，此外即如十二，十四兩年，入超雖少，亦在二億六千六百萬左右，比去歲爲多。

去年不但全年入超減少，在一月份，且曾出超九百餘萬元，是以國內一部分人士，眉飛色舞，以爲中國民族經濟大有起色。但近數年間，中國有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爲我人所萬不能忽視者，就是走私。此種非法貿易，最初起於閩廣等處，自前年冬起，因有冀東偽組織之庇護，而更

形猖獗。二十三年私貨進口額，據中國銀行年報及去年三月十三日，上海日日新聞所載，約當進口總額百分之十五，應合一億五千四百餘萬元。二十四年，私貨進口，據中國銀行年報估計，爲二億一千元，約當進口總額百分之十三，但據歐愛德氏估計，則謂三億元，約當進口總額百分之三二·六。而據上海日日新聞所載，某海關從業員專門推算，則謂應占進口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共有三億二千餘萬元之譜。去年私貨輸入，共有若干，我人目下雖尙無法統計，但依據下列兩項事實，可推測必比二十四年爲更巨。(一)前年華北緝私，在最初五個月內，尙能完全行使職權，自八月起，日鮮浪人之走私，始日形嚴重，而至去年二月以後，規模益大，華北私貨，如山崩潮湧而來，其數量之鉅，爲自來所未有。(二)以關稅收入論，去年比前年，津海關減五百五十七萬元，烟台關減七十九萬九千元，秦皇島關減十九萬二千元，膠海關減二百萬七千元，去年國幣貶值，華南各關，收入大抵皆略有增加，而華北各關減收獨巨，足見華北私貨輸入，比前年更多。是以如果前年私貨輸入，確有三億至三億至三億兩千元之數，則去年必在四五億元之間。上文所舉入超減少數，係以海關統計爲根據，此處若將私運數目加入，則二十

三年，應為六億四千八百萬元，二十四年，應為六億六千五百萬元，去年或須在七億元上下，換言之，在海關統計上看，去年入超雖減少一億數百萬元，但華北私運增加之數，或尙遠在此數以上。

(三) 出口增加之分析

新幣制施行後，進口方面所受影响若何，雖因大量走私之故，不易確切判斷，但在出口方面，確已增加。近年世界各國，故意抑低本國幣值，以刺激出口貿易，其例甚多，我國新貨幣政策，似亦已收同樣效果。不過如上所說，出口增加，與前年相比，如以國幣計算，固有一億三千萬元，而以關金計算，尙不到六百萬單位，其數量亦頗有限。況且這六百萬金單位出口貨物之所以增加，亦未必完全新幣制刺激之功，因為從嚴格論，如果一國出口貨為工藝品，或雖係原料品而為多數國家均能供給者，將幣值降低，俾在國際市場上，使購買者咸覺本國貨物特別便宜，競相採辦，於是出口貨量大為增加，物價亦隨之上漲，方可謂為幣制政策刺激所致。但我國情形，顯然與此不同。去年出口貨物增加最速者為桐油，此為我國特產，非他國所得競爭，祇須世界各國有需用必要，其出口數量自能增加。去年我國幣制雖行貶值，但桐油在國際市場上之行市，不但未跌，且反較二十四年為貴，可知外銷

暢旺，純由需要增加初與幣值無關。

按二十四年，桐油出口七三八，八六五公担，值四一，五八二，八七九元，是年平均折合率，以國幣一元八角八分六厘合海關金單位一元，則為關金二千二百零七萬一千五百餘元。去年出口八六七，三八三公担，值七三，三七八，六五四元，以二元二角六分八厘合關金一元計算，應為三千二百三十五萬三千餘元。可知祇桐油一項，出口實增一千萬金單位。除桐油以外，惟皮革礦砂及金屬，略有增加，二十四年，皮革出口，二二、六二八、六〇六元，約合關金一千二百四十五萬元，二十五年，增至四〇、五〇一、九二三元約合關金一千七百八十九萬元，故即以關金為準，亦增加五百萬單位以上。金屬及礦砂，由二十四年之四千三百五十七萬元，去年增至五千六百七十四萬元，不過若折合關金，所增亦不過一百五十萬單位而已。上述三種物品，皆與軍需工業有關，去年輸出所以增加特多，還是由於各國積極擴充軍備所賜，不得歸功於新幣制刺激。此外各種貨物，或以法幣計算，雖略有增加，而以金單位計算，或視其貨量，皆有減少，例如絲是。或即以法幣計算，亦顯見減少，例如茶是。所以新幣制施行後，出口貿易，實際上所獲利益，究至若何程度，我人似不宜過於張大其詞。

中國一九三六年之回顧

穎譯

——譯自日本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版

回顧今年的中國，有極可注意者六大事：（一）內政上漸趨統一；（二）對外方面已從依賴國聯之失望中醒覺過來（三）在經濟上管理通貨成功，輸出入增進，入超激減，此外獲得二十五年來罕有之豐收，農產物增加，實達六萬萬元；（四）中國全國國民對於國家前途的自信力，業已加強；（五）數年來，中國對日本的退讓態度，業已轉變，對日強硬的呼聲充滿於朝野。因此，中日邦交的前途益形不安，已顯示着悲觀的暗影，如果這種形勢不斷的進展，一二年內或將展開更惡的局面！

總之，中國內政外交的改善，還蘊藏危機。中國政治家若不具有遠大的眼光為中日國交調整計，中國必陷於一大破局（Review）。過去一年的經過，雖得了很多的成績，然吾人不知是為中國慶幸呢？還是悲哀？

先從內政方面看，二月間共產黨的勢力曾一度侵入山西，但國民政府却因這個機會伸展勢力於山西，陝西，綏遠方面，此與年前統一雲貴，殆如一轍。

「先安內而後攘外，」這是國民政府的對外方針。六月間兩廣問題之能迅速解決，這就反映出民衆反對內戰的情緒，也就是國民政府能獲得成功的關鍵。最近突發而惹得全世界注意的西安叛變之所以能夠安然渡過而免避戰爭危機的重要原因，或許亦在希望統一的民衆情緒罷，那種情緒的發揚，顯然增加了中國的民族意識，這與中國國運的前途很有關係，所以檢討今年的中國民族意識的強化有很大的意義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在對外關係上，可以看到三件事：（一）蘇聯很活潑地在暗中飛躍；（二）英國經濟進出；（三）中日交涉失敗的顯著事實。

第一，蘇聯的暗中活躍，實本於去年八月莫斯科第七次第三國際的議決案，即停止內戰，展開抗日聯合戰線，組織聯合各派的國防政府。三月間，蘇聯與外蒙締結互助條約，企圖策應中國的親俄運動，締結中蘇密約。在民間抗日人民陣線派指導的救國運動蓬蓬勃勃地侵潤着中國全國學生界，國民政府是到如今抱着不與共產合作的方針，但民間頗有因主張抗日而傾向容共者，可見蘇聯是如何巧

妙地抓住了中國人的心！蘇聯雖未完全打動國民政府，但在政府內部仍有有力的親蘇派策動，爲着取得民心，努力揭起「組織全國抗日軍，」樹立國防政府，「收復失地，」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口號，這種民間的中蘇聯繫，是從去年夏間起的。假若我們（日本人自稱）想促進華北工作，則今後日蘇二國爭奪中國人心戰，自必越發劇烈。

第二，我們回頭來看看英國的活動罷，李滋羅斯對中國財政界的援助，節節成功，通貨安定，統一促成。政治的統一，如本年七月廣東問題的結束，可以說是金融統制誘導的結果。因此，英國經濟驚人的進出，以香港爲中心的航空路的完成，鐵道投資，鑛山開發，製鋼新計劃等等，都乘着對英好感的機會一帆風順地實現了。

第三，美國怎麼樣呢？先前的銀政策是很使中國人失望的，當時適有陳光甫渡美，乃協定高價購入白銀七千

萬Coine（十分之一磅——譯者），因維持通貨的關係，形成了英美的聯合戰線，本年美國依然保持着對華貿易的第一位與英國可以並駕齊驅。

最後，日本對華工作如何呢？高揭「對華三原則，」「外交一元化，」正常外交論」的今年，由於二二六事件的內閣更迭，駐華大使有吉有田川越三氏相次調遣，雖外務省軍精通中國事情，可是中國方面的態度越發強化，九月以來，爲時三個月的交涉，到如今，仍將議而不決的狀態中送年，失敗的原因何在？這是過了新年的最大宿題。

譯後記：本月原載十二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篇幅雖短，涉及的範圍很廣，從李季谷先生命，特將全文譯出，寥供參攷。

一九三七、一、一〇晚，穎。

稼軒詞意境

介西

倘使是一個文學家或藝術家的話，他的性格和生活，是直接影響他作品的風格的。像南宋詞人辛棄疾，就是個絕好的例子。

他的詞的意境，和東坡一樣，從多方面去發展。而他的生活，比東坡還要豐富。所以，他的藝術的創造性，無疑的，也要比東坡充實。

在南宋沒有偏安以前，因着他愛國的熱忱，豪毅的性恪，時時夢想着他偉大的事業。故在詞的作風上，也充溢着一種慷慨激昂的情緒。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破陣子）

這首詞，可給人一種壯偉嚴肅的感覺。比起范仲淹的漁家傲來，同是寫軍隊的生活，雖一為寫實際，一是在想望中，而氣魄却完全不同了。

又若水龍吟（壽韓南澗尚書）自敘他滿腔的抱負，也可以稱為他英氣橫溢之詞的代表作。

可是，自南宋偏安以後，英雄無用武之地，一切過去的夢想，這時都毀得干干净净，於是，他在詞的表現上，又盡是些壯志未酬的恨聲，

綠樹聽鶉鴉，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王國維先生批評這闕詞：「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詞學通論裏也說：「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為冠，別茂嘉十二弟，沈鬱蒼涼，跳躍動蕩，古今無此筆力」。確是的評，再看他的摸魚兒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且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

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

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聞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這詞哀怨至極，一種莫可奈何的煩惱，失望，空虛，輾轉反側的表現出來，照出作者內心無限的傷感。

然而悲哀是可以隨着日子淡下去的！當辛棄疾晚年的時候，由憤懣的心情，漸漸地，變成安閒自適的心情了。所以，更特別的愛酒，愛自然，愛那帶湖新居，愛淵明的人格。當然，他的作風，也就現出了隱逸的思想，他的詞的意境，多般是閒適自在的。例：

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先生杖屨無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鸚鵡，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白鶴何處，嘗試與借來。破青萍，排翠藻，立蒼苔，窺魚笑汝癡計，不解舉吾杯。廢沼荒立疇昔，明月清風此夜，人世幾歡哀，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

水調歌頭盟）

在他的詞的總量上說：關於自叙的固然居多，而懷古的也佔一角重要地位。並且常將他一團高興與牢騷，往往於憑高弔古眺遠傷懷的時候，借託古英雄發洩出來。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

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懷古）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菩薩蠻書西江造口壁）

前兩詞的境界，雖然在懷古，而他的英雄氣魄，是可以看出的。後兩詞則沈痛哀怨至極，作者愈想含蓄他的悲哀，那悲哀愈頑強的衝破他的緘默。

世界上一些偉大事業，多由熱情人做出來。因為熱情可以助長勇氣，使他深入人生，幹出驚人的奇跡。同時，對於人間所謂的「愛」，也特別深沉而激動。試看詞人辛棄疾，即曾自畫招供的說：「富貴非吾事，兒女古今情」。所以，他的抒情詩，更有他藝術上的表現與成功。

先看他更長一點的描寫：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喚流鶯聲住。

鬢邊亂，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祝英臺近）

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吹蕭聲斷，

倚樓人獨。滿眼不堪三月暮，舉頭已覺千山綠，但試把一紙寄來書，從頭讀。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時足，滴羅襟點點，淚珠盈掬。芳草不迷行路客，垂楊只碍離人目，最苦是立盡月黃昏 欄干曲。

(滿江紅)

這兩闋詞裏，把懷人的心情，描寫得魂消意盡，非怪王國維先生說：「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的了。

再看他的小令：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 欲說還休，却

道天涼好個秋。(醜奴兒)

讀這詞，可以想像作者在當時，有一種捉摸不定的閒愁，像一縷輕煙似的在他心內動蕩着，糾纏着的光景。

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下得雨傷風，向園林舖作，地衣紅繡。而今春似，輕薄浪子難久，記前時送春歸後，把春波都釀作一江醇酎。約清愁楊柳岸邊相候。(粉蝶兒)

用新穎的意思，填曲子的筆調，把春的全面，不費絲毫的力量寫出來，而作者對於春去的一絲惆悵和惋惜，也隱隱可以看出。

有得許多淚，更閒却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却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尋芳草 嘲陳辛叟 憶內)

這詞雖爲嘲笑別人而作，但是寫那懷人的情況，觸目即可牽動的煩惱，非常細膩而真摯，

此外在寫纏綿悱惻之情的時候，常喜歡用「問」字來表達這種情感，有時也造些有層意的句子。例：

「乳燕引雛飛力弱，流鶯喚友嬌聲怯，「問」春歸，不肯帶愁歸，腸千結。」(滿江紅)

「兔葵燕麥，「問」劉郎幾度沾衣，翠屏幽夢，覺來

水繞山圍」，(新荷葉)

隨分盃盤，等閒歌舞，「問」他有甚堪愁處？思量却也有愁時，重陽節近多風雨」，(踏莎行)

「陌上柔桑破嫩芽，東隣蠶種已生些，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

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鷓鴣天)

「山無重數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嬌，人歷歷，馬蕭蕭，旌旗又過小紅橋」，(鷓鴣天)

總之，他的詞，不管是寫長調或小令，寫內心的憤慨或

兒女的私情，當深沈處比別人格外深沈，當細膩處比別人格外細膩，他所應用的每字每句，都表現了作者在技巧上大的力量和成功，茲錄幾句例子在後作結：

「賸雲殘月弄陰晴，晚山明，小溪橫，枝上綿蠻休作斷腸聲。但是青山山下路，青到處，總堪行。」（江神子）

「百紫千紅過了春，杜鵑聲苦不堪聞，却解啼教春小住，風雨空山，招得海棠魂。」（定風波）

「莫向空山吹玉笛，壯懷酒醒心驚。四更霜月大寒生，被翻紅錦浪，酒滿玉壺冰。」（臨江仙）

「只道春來無過雁，不道柔腸，近日無腸斷。柄玉莫

搖湘淚點，怕君喚取秋風扇。」（蝶戀花）
「鏡中已有星星誤，人不負春春自負。夢回人遠許多愁，只在梨花風雨處。」（玉樓春）

「月到愁邊白，鷄先遠處鳴，是中無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曉有人行。」（南歌子）

「有多少鶯愁蝶怨，甚夢裏春歸不管，楊花也笑人情淺，故故沾衣撲面。」（杏花天）

「樓觀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頭先白，嘆人生哀樂轉相尋，公猶昔。」（滿江紅）

「莫向樓頭聽漏點，說與行人，點點情千萬。總是離愁無近遠，人間兒女空悲怨。」（蝶戀花）

本院二十五年第一學期完全出席教課教員名單

文史學系：	嚴既澄先生	陳垣先生	蕭璋先生
	孟世傑先生	曹聯亞先生	林庚先生
	陸宗達先生	傅振倫先生	
英文學系：	余坤珊先生	趙麗蓮先生	朱光潛先生
	包志立先生	吳宓先生	
經濟學系：	徐輔德先生	季陶達先生	卓宜來先生
	陳信先生	卓定謀先生	侯倫北先生
數理學系：	夏元燦先生	施仁培先生	徐治先生
	張佩瑚先生	王明善先生	紀琰先生
化學系：	祝總蘭先生	趙仁鑄先生	林兆傑先生
		楊仲子先生	劉北茂先生
音樂專修科：	鄭昭岱先生	孫斐君先生	蔣風之先生
體育專修科：	謝似顏先生	聖特先生	王耀東先生
公共科：	王裔恒先生	信安中先生	
	楊震文先生	勞君展先生	孫誦昭先生
	李鍾雅先生	史紹榮先生	黃傳霖先生

清代北京人之職業

郭立誠

過去史家著眼在政治方面，以治人的領袖爲重，故正史係由若干篇紀傳合成，對於社會民生記載不詳，雖有書志之體，所記亦以賦稅，錢法，鹽政等經國大政爲主，彼時社會情形若何，人民職業生計若何均無材料可徵，況廿四史中未能盡有「食貨志」乎。在正史中尋此種材料良不易得，各地方志中間或有之，亦以誌風俗爲主，民生狀況亦非所詳，不得已，在私家筆記中反能覓得多量待整理的材料，如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之誌兩宋時汴梁臨安二都會是也。

社會史之記敘或以一時代爲斷而作縱的描寫，或以一都市爲單位作橫的記載，今北京以遼，金，元，明，清五代首都，有七百年歷史，胡可不研究之，記述之，前人之作或專誌景物，考定史蹟，或言風俗，誌方物，如帝京景物略，春明夢餘錄，燕京歲時記是也，雖博徵廣考，但非史家社會史所必取，今以翔實爲宗，并不徵引前賢之作。

北京經濟，金，元，明四代之發展，至清代得其總彙，更形繁盛，因彼時無詳確的統計，實在人口若干無從稽考，但爲全國人口最密之都市則自任意中。

北京人大約別之，有滿，漢兩項，滿人以特權階級，地位優，享受豐，形成一種有閒從容之態度，所謂「旗派」是也。自皇室至於旗民，其間亦分若干階級，宗室覺羅是皇帝遠近支本家爲貴族，餘則外八旗，內務府三旗，各王府包衣旗人，及內府所轄高麗，安南，唐古忒，俄羅斯各固山人。

宗室是皇帝近支本家，俗稱黃帶子，覺羅是皇帝遠支本家，俗稱紅帶子，因其所繫腰帶之顏色得名。若犯重罪，交宗人府議處，革去宗籍，呼爲挑帶子。

外八旗是合滿洲，蒙古，漢軍各八旗共廿四旗，廂黃，正黃，正白爲上三旗，廂白，正紅，廂紅，正藍，廂藍爲下五旗，又廂黃，正白，廂白，正藍爲東四旗，正黃，正紅，廂紅，廂藍爲西四旗，八旗中有八姓爲旗中大家，與皇室世爲婚姻，俗呼「八大家」，如瓜爾佳氏，博爾濟吉特氏，鈕祜祿氏是。此八旗爲上等人，非奴隸。

內務府三旗，各王府包衣旗人及內務府所轄各固山人是奴隸，內務府三旗是皇室奴隸，各王府包衣旗人是各王府奴隸，固山爲旗下所領單位，此種人是征服各地所得俘

虜，編成旗，皇帝分賞各王，爲王府旗人，八旗人不與之通婚。

漢人有各省客居京官，商賈，各部院書吏，差役，工人及土著漢人等（順天府人亦在內）。

滿人的職業是作官，（出身由筆帖式當兵爲多，由科甲者乃清康熙以後之事，大約滿人升遷易而速，不甚講資格。）當兵，俗稱吃錢糧，亦曰吃兵包，旗人成了後挑兵即可吃錢糧，所謂吃包者因各人錢糧銀分包包紙包爲份，包亦分大小，大者三兩，小者一兩五錢，再下等者爲各旗下衙門及內務府各司庫的差役，工匠，蘇拉等，清制旗人不許經商，作其他營業，有田畝亦是吃地租，不自耕，漢人作官者出身有四途，即科甲，捐納，恩蔭，保舉是也。文官則自各部之上級官員至於雜佐小官分若干項，今不復詳，武官則各步營之副，參，遊，督，守等官，及京城附近各汛官開官等。

任差者如各部，院，倉，庫，府縣（順天府，大，宛兩縣）書吏，各館，院，府供事，（如宗人府，翰林院，軍機處，國史館，實錄館等常設機關，及玉牒館，會典館之不常設機關，）差役及在官人等。

各部院之書班是吏，官人是役，（如刑部之捕頭即役

科房先生是吏），在官人並非正式官人，乃官人之副手，亦無薪俸，經過「買缺底」之手續，方能充任之。（刑部之喝堂者，鎖頭，均是）惟書吏供事所報籍貫均非本京籍，多是江，浙籍，因清制大，宛兩縣人不得充任，故冒籍，實即本地人，并無南方人之習慣，只有空洞的籍貫而已。

工商業者如各省縣及土著漢人所營之各行生意各項手藝等，各行亦有行會的組織，各奉一古人爲祖師，如木匠奉魯班，紙業奉蔡倫，每年值祖師誕期，大家公祭，演戲，商定本行進行事務，議定行規等事。至如京西，十剎海，稻田廠及外城之官冰窖等，乃內務府所轄官戶與平民業不同。官戶不受地方官之轄治，亦無租稅，按時向內務府交納，與平常民業不同，業農者以城廂附近爲限，工業是小規模的家庭式手工業，如白紙坊造粗紙者，花市造紙絹花者。此外當地人有以房產爲生者俗稱吃瓦片，有以各種小買爲生者，回教人之專有營業爲玉器行，牛羊屠宰行，他人無營是項職業者，幾成一種不成文的規定焉。

以上爲有清二百餘年之大概，至清末葉以後，西洋文化輸入，人民生活上變革甚大，舊職業消滅，分增加新職業隨之增加，門類亦多，顯有差異，變至今日面目全改，因限於清代，故不載。

廿六年一月五日

Flight To The Moon

by Lu Shuen

Translated by E. C. Hsu

The clever animal actually understood the rider's feelings: as soon as it saw the gate, the horse began to slow down its pace. Like its master on its back, it drooped its head simultaneously and began to limp at each step like one thrashing rice.

Evening began to hover over the great house; thick curls of cooking smoke rose from the neighboring houses; it was time for supper. Having heard the sound of the horse-hoofs, the servants of the house were already waiting for him out of the gate and standing erectly to welcome him. Yi lazily alighted from the horse beside a garbage-heap and the servants took over the reins and the whip immediately. As he was just entering the gate, he bent his head to look at his quiver, hanging on his girdle, still full of new arrows, and at the net in which were three crows and one little sparrow that had been shot to pieces. He hesitated. But at last he had to go in courageously with big strides. As he walked, the arrows began to clang noisily in the quiver.

Just entering the inner court yard, he saw Chang-Nguh peeping from a round window. He knew that she had such sharp eyes that she must have seen the crows. Unconsciously he gave a start and halted simultaneously—but he could not help going in. All the maid-servants came out to help him in taking off the crows and loosing the net. He had a feeling that they were all smiling bitterly.

"Madam,"—called he as he entered the chamber after washing.

Chang-Nguh had been looking out of the round window at the evening sky. She turned her head slowly and looked coldly at him without answering.

He had long grown used to this state of things — at least it had been more than a year. Still he went near and sat opposite her, on a wooden couch on which was spread a leopard-skin of which the fur had been worn thin. He scratched his

head and mumbled,

"Our luck seems to be no better to-day. There are only some crows---"

"H'm!" said Chang-Nghu arching her brows. Suddenly she stood up; as she dashed out of the room, she murmured, "Crow's meat noodles again! Crow's meat noodles again! Who would eat crows meat noodles all the year round!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at a piece of bad luck made me marry you and eat crow's meat noodles all year long!"

"Madam", whispered Yi as he stood up hastily up and followed after her, "Our luck isn't so bad to-day. I have shot a little sparrow to make you a dish. Niu Shin!" he called the maid-servant loudly, "go to bring the sparrow and show it to your mistress!"

The game had already been taken to the kitchen. Niu-Shin went to pick the sparrow out from the crows. She held it with both her hands and placed it before Chang- Nghu for inspection.

"H'm!" as she looked at it and squeezed it slowly with her hand, she was not satisfied and said, "What a mess! Isn't it all shot to pieces? Where is the meat?"

"Yes", said Yi with his heart hammering tumultuously, "it is all shot to pieces. My bow was too strong and the tip of my arrow too big",

"Couldn't you use a smaller arrow?"

"I haven't a smaller one. Ever since I shot the wild boar and the python---"

"Is this a boar or a python?" As soon as she said this she turned her head to Niu-Shin and said, "Make a soup out of it." Then she went back to the chamber.

Yi was left alone sitting stupidly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wall. He heard the crackle of the fire-wood in the kitchen. He began to recall the size of the boar that he shot years ago. It was a little mound in a distance. If he had not killed it then and had saved it till now, it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furnish meat for half a year. He could not have had to worry about food every day. Then there was the

python; what delicious soup it would make—.

Niu-Yi came to light the lamp. On the opposite wall hung a scarlet bow with scarlet arrows to match, and a black bow mated with black arrows, a cross-bow, a sword and a dagger, which all show themselves in the dim light of the lamp. Looking at them, Yi drooped his head and sighed. Then Niu-Shin brought in the dinner which she laid on the table in the centre of the room. On the left there were five big bowls of plain noodles; on the right were two big bowls and a bowl of soup; and there was a big bowl of gravy made of crow's meat.

When Yi tasted the food he found that it was actually not palatable; he secretly looked at Chang-Nguh who would not even look at the gravy. She merely put some soup in her noodles and left the table before she had finished the food. He felt that she seemed unusually pale and thin; he was afraid that she might be ill.

Late in the evening, she became more sociable and was sitting silently on her bed drinking water. Yi sat on the wooden couch beside her with his hand stroking the old leopard - skin of which the fur had been worn thin. He sighed and said gently, "This leopard of the west hill was shot before our wedding. How beautiful it was then! It had a golden sheen all over. Then he began to think of the food in those days: of a bear he only ate the four paws, and of camels he ate the humps only while the rest was given to the maids and men-servants. When the big animals were exhausted, he had to shoot the boars, rabbits, and pheasants. His art of shooting was so skillful that he could get as many as he wanted. "My archery was too marvelous and I shot until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shoot. Whoever thought then that there should be left only crows for food—".

"H'm" said Chang-Nguh with a faint smile.

"Well, we are rather fortunate to-day;" said Yi beginning to show more spirit, "at last I actually shot a sparrow, and I had to go thirty li out of my way to find it too."

"Couldn't you go a little further?"

"Yes, madam! That is what I am thinking. I am going to get up earlier to-morrow. If you happen to wake up early, make me up then I am prepared to go fifty li farther to see if there are any deer or rabbits----. But I have my doubts. When I shot the boar and the python, there were so many animals! You probably still remember how there were quite a number of black bears passing before your mother's house and how she often asked me to go to shoot them."

"Is that so?" asked Chang Ngnh doubtfully. She did not seem to remember.

"Whoever thought that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to shoot now. When I come to think of it,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we are going to living upon. Of course I don't mind it so much; all I have to do is to take the magic pill given by the Taoist, and I can then fly. But first I have to make plans for you----. So to-morrow I am prepared to go further--."

"H'm" said she, who had finished her drinking. She lay down slowly and closed her eyes.

The flickering light of the lamp shone dimly on her face: her face-powder had faded; the sockets of her eyes looked sunken and yellow; the black lines of her two brows seemed different. But her lips were still feverishly red. Although she did not smile, one could detect the dimples on her cheeks.

"Such a person; yet all the year round I give her nothing else to eat but crow's meat noodles----" meditated Yi and blushed with shame down to the neck.

(Continued)

疣

韓迪

看見過王爾信的人都直覺她是果敢的，有確鑿的毅力，使人凜然。然而這是以前的話了，而今她確乎更美麗了，例如那翕張的鼻孔；碧聚的眉峰，癡迷凝睇而顧盼的眼睛；腥紅的薄嘴唇；扭動着婀娜的身段，都異常美妙動人，只是那一股深藏於眉宇之間無從言說的英勇有為的力量不在了，分外顯示着脆弱，猶豫不決和疏懶的神情。

一切是如何弄成的。

爾信是一個才進大學未久的少女，天生聰明，性情活潑，代表心靈智慧的大眼睛閃爍着溼潤而溫柔的光彩，有如蔚藍的天空一般爽快，容易激起人們高潔之思，她終日是積極的興奮的，她十分理會她是有反抗傳統觀念精神的。剛進大學這種內在的反抗精神便分外鼓盪她，內心永遠是澎湃的。腦際也像是充實的，她想有點作爲，却不知如何作起，她把自己弄得更爲興奮了。她在家裏時常說些憤慨不滿的話，那是很不容易得到大人同情的夢話，雖然得不到若何結果，憤恚宜洩了。心境便開朗多了。她在家是排大的，以下還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但年歲還嫌太小，談不到什麼，所以她在家庭裏處於一個特殊地位，介

於大人與孩子之間。

只要家境稍微超過中等一點，或竟站在中等的水準上，而在社會上有一個相當的位置，生活便會鬧鬧的了，請客，宴會，婚嫁，死喪接踵而至，一個人從外省來或到別的地方去都能引起數場宴會，接連不斷的，這一件事剛好告一段落，另一件事立刻衝着上一件事的尾巴而來了，爾信的父母便終日周旋於應酬場中。雖然誰都知道這是無謂的酬酢，並且談話時也會提及，却誰也不能破格。

母親在宴罷歸來的時候，總喜歡絮語當時的情境，以爲樂趣，看到了什麼便述說什麼。有時談講剛起流行的服飾；有時說到頭髮時行長的或短的；也談到別人家家庭中的情形，誰家的夫婦又發生了勃谿；更用不同的聲調講論青年男女交朋友的一件事，有時用着嘆息流連的口吻，有時用贊美的韻調，說遇見誰家的兒子或誰家的女兒和一個女子或男子在一起，說時的聲調更加重了她述說的興趣。其實這簡直是一種風氣，在叢聚着的人堆中，准有人談到關於青年男女的話題，就是向一個少年人說到另一個青年人的戀愛，（唉，姑且這樣說罷，因爲我實在覓不出

更恰當的字眼。)講起來也要眉飛色舞的。每逢話題轉到這里的時候，蘭信總極力躲避，不使自己站到這上面去，態度冷冷的；心中憤憤不平，獨自私語道：『看見別人的兒女如此便不負責任地輕倩說着；假使遇到自己的女兒又如何呢？』她的這種憤懣心與日俱增，有一次她竟忍不住而發作了。

那一天晚鐘打過了十下，一陣車鈴聲很緊湊地擊敲着，王先生和王太太使翩然而轉來了。母親第一件事便很有興趣地報告，在公園裏所碰到的一件事，一個朋友的兒子也在公園請一個女朋友吃飯，而那個朋友恰巧那天也在坐。母親竟用着贊歎的口氣說道：

『今天我們在來今雨軒吃飯，劉先生的少爺也在那里請一個女朋友吃飯，另外還有兩個男學生，只有一個女學生！她長得很好看，很好看！一雙明淨的大眼睛；面孔圓圓的；還有兩個小酒窩，真像嵌在嘴角上似的；……』

『哼！』蘭信冷冷地一聲。

『他還很大方地到我們桌上給每人行禮，他母親也在那里呢，……』

『得啦罷，也就是說別人！』

『唉，現在誰不是那樣呢？不是交男朋友便是交女朋

友！』

母親一時不明瞭她的意思，便如此茫然地說；她聽了便如同第三者似的評擊着反復地說：

『誰不是那樣呢！』

於是父親悟會了她話內的意思，拍着她的肩頭，溫和而擔心地說道：

『唉，孩子你不要這樣說話！那樣豈不太屈父母的心了！所有都是爲你好，你還閱歷太淺，不懂社會上一切的欺騙，』說到這里父親稍微停頓了一下，用着信任的眼神望着她，繼續下去：『你若能認識一個靠得住的人也不妨和我們開誠公佈，要知道父母終不是固執到底的人啊！』

這時母親睜着惶惑的眼睛，很恐懼地說道：

『蘭信，不是我不相信你，世上的好人太少了啊！上當是很容易的！』

『上當，上當！別人就會認識好人，只有我才認識騙子，我的眼睛是瞎了麼？』她憤恨地說。

『不要說這些氣話，我並不是十分頑固的人，』父親說，『你若能交一個好人，不是我們還省心麼？你既如此自信，我們何必一定不相信你呢？不過要看清楚人啊！一切記要認清楚人！』

關於『要看清楚人啊』『要認清楚人啊』一類話，父親何止說了數遍，母親只是一幅不謂然的神情，但也只以爲說一說而已，難道真說到那里就作到那里。

只有這一天她才覺父親是真爲她本身打算，爲她前途打算而摯愛她的，她從未感到如此快樂，肉體與靈魂都充分的愉悅，愉快在她心靈深處波動而顫抖了，她彷彿嗅到了春的氣息。就這樣忽然一下子她解放了，好像昨天她還是一個身後緊跟着一個保姆的孩童；而今天一醒來她已長成了在社會上獨立自由人了，沒有一絲束縛的繩索，從此蘭信要像叢林間的鳥兒，自由的在高朗的天空翱翔。

蘭信本已認識一個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名叫孫庭玉，一被人介紹很快就成了膩友，暗地里通信，暗地里會面，一切都帶有秘密的色彩，她覺得她確是愛他了，二人已陷入深情之網了。只等機會一到她便立刻和他訂婚，彷彿起先她實在沒有此種勇氣，有一時她終日什麼也不想，只渴望馬上和他訂婚才好，她的腦中成天提着他的影子，不能自解。

每逢接到庭玉的信，蘭信便在校裏先看了，到了家中趁着無人的時候背向外面，臉朝牆隅，再展開信重新閱讀一遍，仔細玩味其中的每一句話，覺得每一個字都含有

一個神秘的意思，讀時愉快與恐懼交加。然後又懷着同樣心情寫回信，寫完自己念一遍，很覺滿意，她想她的靈魂已躍然於紙上了，她的全心靈在這張紙上公開地開展在她面前。她在腦海中一邊描摹他的影象，一邊默想他在哪一句話上要注意，便又從新看一回，微微一笑，才又是擔心又是痛快將信送到郵筒去了。

也有時她和庭玉一起看電影，或者到他的學校去找他，每逢遇到此種情事，她總要帶上一幅時下很流行的墨鏡，將頭髮另改一個樣子，那樣不但更爲時髦，且完全換了一翻豐姿，使人眼目煥然一新，且一時不容辨識。若從學校順便到他那里去，便不必回家了，中道到一個熟女同學家中去，再重新梳洗一翻，整理一下髮髻呀；再抹一點口紅呀；敷一次白粉呀；將有了皺裂的衣服略微舒平一下呀；完了才欣然復約。有一次一個熟女同學打趣她道：

『蘭信，我真不明白你竟如此沈醉他，他並不實分好看呀！』

『怎麼不好看？——我只愛他，別的我全不管。』
『你不看他的臉太黑了，嘴唇看不出一點血紅的顏色，整個全是黑的。』

『可是現在黑的人不正受人崇拜麼？』她癡心而認真地

說。

在電影院裏兩人並肩坐着，他的額角上的短髮有時擦到她的頰上，他就用手一掠，或者頭向後一晃，頭髮暫時向後面去了，不一會頭髮又下來了，次數太多了，他索性隨牠自去。她的頸邊不時感受他鼻孔中所呼吸的溫度，一股不可言說的溫柔的滋味從心田的角上生出了；她的靈魂已默認爲是庭玉的未婚妻，她很希望有人稱她爲未婚妻，唉，這是一個多麼漂亮而動人的名詞呢！現在一般少女已不是從前那樣羞人答答的了，無論當面直呼或者背地稱呼，若是她們知道了，便感到無上的光榮愉悅，她們也自認爲某人的未婚妻，用誇耀的聲勢說着，通體陷於自己所製造的快活境界；竟如講述第三者的事件了，無星慮，蘭信就是這一種女子。

現在蘭信很有解決自己事情的決對權力了。開初她想立刻報告庭玉自己所得的勝利，她很想信上說我已是一個自由的小鳥兒了。她坐於桌前，嘴角上浮着清白的微笑，眼對着桌上剛放好的白紙，手中拿着自來手筆，竟不知怎麼下筆。只見她笑容漸漸收斂，臉上立刻佈滿了嚴肅的散文的線條，她想她應如何陳說佈辭，如何收場，末了她想她是否應該慎重一下，他對於婚姻在口頭上並未向她

示意過，同時父親不放心的叮囑儘在耳邊繚繞。在此種關于一生的幸運的大事上，她是不可太荒唐，若是鑄成大錯呢！她嘆了一口氣，微微覺煩惱已光臨她了。她便停筆不書。

於是蘭信將庭玉所給她的信鄭重取出，攤在桌上，作公開的閱讀。她切望能在那些曾經隱藏過她快樂靈魂的信件中尋出解答，她想在那裏面找出他愛戀她的一往深情。她懷着一顆熱烈的心，逐封捧讀，這許多信件都是接着收到日期的前後整理好的，她很快地看第一封，看完了，覺得空洞得很，唉，第一封當然不會有什麼！於是看第二封，三封，四封，五封，她失望了。這也稱之爲情書！情書不是應該在字裏行間深深蘊藏一種美妙的詩和情愫的綺懷，而竟如此平淡無奇！有一封信只直接了當的寫着：「請今日下午三時後，到校找我，一同看電影去吧。」簡直使她疑惑這竟是給愛人的信！她的心懈怠了，再也不能忍耐着下去了，就一骨腦兒用原紙包好，放到櫃裏去了。時當初冬，天空中帶着衰敗的形象，一輪微弱的日光閃出一道狹光，從窗中射入，照到屋中的一角，她臨窗欠伸了一下，連大自然自己竟也不舒服呢！她迷網地歎了口氣。她開始回憶他的言談品貌，竟也如他所寫的信一般毫

不足奇；那嘴唇是過厚了，不正是一幅優相嗎！眼光也太不流利了，言談和平常人一樣調子，雖然有時也使人覺得可愛，但那樣人在社會上是太多了，並不難找到。她又想到他的前途和職業，他會騰空而起嗎？他會成爲爲人注目的出色人物嗎？她又想起了他的許多缺點，唉，怎麼從前沒有想起呢。末後她以憐憫的心情簡直爲他本身着想了，覺得他是可發愁的。她理會出並未經過選擇和考察，爲甚自己就認他爲可靠的呢！眼光豈不太狹隘了呢！她是應該多認識幾個人，然後從中選出一個最好的，爲共同生活的伴侶，豈有只知道一個男人而就和他結婚，太可笑了。庭玉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朋友，絲毫奇跡也沒有，如此而已！

蘭信不但沒有給他寫信，並且庭玉還又來了兩封信，信中問他何以這久沒有消息；頗有疑惑是不是她惱了他，她看完了，淡淡一笑竟爾拖着不回信，寫信彷彿是她的義務。何以一下她突變成此種不可捉摸的態度，自己都無從解說，她的神志完全沈浸於冬日朝晨厚重的冷霧中。過了兩三個星期，庭玉也無信來了，她倒感到痛快，以爲從此完了一件事。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天氣也還晴朗，蘭信一個人在北海裏徘徊。看到什麼都覺得可留戀，却又不值得留戀，統

是人工的彫飾罷了！她如同一個幽魂似的在各處漂盪，內心却自覺得瀟灑無極。走到雙榭，意想不到竟和庭玉遇見了，而是兩個人，另一個女子站在他旁邊，服飾也相同的時髦，一望而知不會不是一個智識階級的女子。昔日她也會和他一起遊玩過，今日對面相逢，有一股說不出的嫉妬向她襲來，庭玉用着又尊敬又冷淡的聲調打破了方造成的僵局。

「密斯王也來了？」

說話的神氣彷彿告訴她道：「你看見了吧？我又得到一個女子了，也不見得比你低下啊！」

蘭信做了一個苦笑很冷漠地說道：

「來了。」

說完，雙方都放開了，未走數步，一陣笑聲的連洞向她耳中逆送來，中間雜着她已聽熟了的笑聲，她一時不能自解，便又停住了腳步朝他們走過的方向望了望。心中獨自冷笑：「誰希罕和你在一起呢，」同時心中又極力揣想：「那個女子好看麼？比我怎樣？」又自問自答地道：「一點也不好看，一個平常的人罷了，但也是可憐的人啊！」

此時她還憐憫她人呢，憐憫站在敵人地位的人呢！

從此有人向蘭信提起庭玉，她總擺出一幅不屑的神

情，冷淡地說道：

「他哪里配和我做朋友呢？一個卑不足道的人！」

彷彿她很怕沾惹上他，只是望而遠之，儼然她一向深知他，而永未曾與他相識過。以後就很少提說了。

蘭信很快地又認識了幾個男子，這在學校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只要和男朋友多的女同學說了，她們便很慷慨地代為介紹。她爲了使自己的生活熱鬧，行爲便愈趨向她所以爲的自由上去，人是應該及時行樂的，否則豈不虛度了？她在一個落泊的外國人那里學習西洋的跳舞，那些跳舞的名詞很巧妙而熟練的從她嘴角吐出；她也開始學習舊戲，這些雖不是相提並論的東西，但她都有天資去學習，事情總是這樣的偶然她就領悟了其中的價值，在她一切都是藝術，一切都是至上的娛樂。人是應該享樂的，人應該深切了解藝術的，在學校裏她常用嘴脣妙地哼着戲詞，又誠心不咬準每個字音，在交際場所她走路的時候總要微帶些跳舞的步伐，如此她竟自以爲是一個藝術化的人了，藝術已滲透她的靈魂，終日一些迷離的幻影在她眼前盤旋。

聖誕節的前夜，蘭信到北京飯店去跳舞，平時她是三兩天來的，這一日更要到了，這實在是顯身手的好機會。她穿着白綢拖地的長旗袍，四圍鑲着珍珠花一盤的欄杆，

又兼她裝飾的藝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人所到處，竟是光彩奪目。許多男人都趨向她，她和每人熟練熱烈地舞着，屢次她覺得她是如醉如狂了，簡直忘了一切的存在，翌晨三時，鷄已經叫過了，她才和衆人道着聖誕之禧，而分別了。外面已是朝晨之前的景象了，在她上車的時候，一陣寒風吹來，冷冽而清醒，腦中清爽了不少，狂歡如甜蜜的夢境一般，她在腦海中極力保存這一夜的印象，有一件東西就是提醒她不能忘記這回事的，一個銀盾，原來在這天跳舞是能得到獎品的，她就得到了一件。

在寒假的時候，有一個團體籌款演戲，請她加入，她欣然允諾，以爲這是在社會上出頭露面的良機。她一個也是被約好的角色演唱最末一齣的四郎探母，他名叫劉仁傑，是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明年就可畢業了。他們本就相識，而他的態度也帶着追逐她的痕跡。在臺上蘭信異常賣力氣，唱到四郎與公主盟誓的時節，仁傑竟將『將你心腹大事』改成『將你終身大事對天一表。』他是偶然說出，抑或是出於故意呢！幸而臺下的人未十分注意這句話，不過這偶然的改變戲詞確很滿足她的虛榮心，因爲這就是他傾慕她的心曲的暗示。

春假的時節天氣和暖多了，使人感受重慶的冬天人們

早忘懷了。在眼前只感受到春天。這本是清明佳節的時候，天氣潮溼而有新意。人行野外，如置身現實圖畫中。各學校照例有一個星期的假；自然蘭信不能白白放走一天。這是屬於她的時間。她為何不盡量使用牠呢。她每日不停歇地逛遊這里那里，有時是和學校一起去。但學校並不是每日都安排有旅行，或者學校所預定到的地方是她久已厭煩了的。她便獨自約她所認識的青年單獨遊玩。所約的自不止一人，劉仁傑也在內，不過此時仁傑顯着分外追求她。所要到的地方全是素質盛名的。而使她一聽那名詞就感到沈醉。什麼頤和園呀；西山呀；八大處呀。每日照着成打的像片，似乎每日總有照不完的像片在那裏等待着。有時在山上跑驢，前呼後擁，盡情已極。每日總是精疲力竭，却是快活的。在當時她也很沈醉於那種現實的真味。只是事情一過，獨自思起之時，覺得無限迷惘，她對一切的判斷方便沒有了，每人在她眼前顯現的時候，覺得可愛却也不可愛。

在一個人沉思默想或是靜夜之時，那曾經挑撥過蘭信的初戀便又憶想心頭了。那時她為何能那樣矢心不渝只想到庭玉一人呢？接到信時心裏會激起怎麼一翻激動呢！現在喜躍而恐懼的心理沒有了，跟着什麼也不理會了，爲什

麼不能來第二次呢！唉，一個動聽的名詞竟無聲無嗅地煙消火滅了。死寂了。她不由傷感一回。她很像天際迅速飛過的黑雲，眼看會有一場大暴雨，但風吹雲散，太陽又從雲端探出頭來了，她的心也立歸於平靜。她很願多想，若是一步一步的實踐自己的理想不是太可笑的舉動了嗎？難道還需要科學的戀愛麼？有一定的公式，然後就產生出一定的結果，既然屬於感情上的事，就應該不去管牠，任牠如溪水的自由流動。

但人們相互間的遭際永不能如平靜無波的水面，或如夏夜一般平靜，至少要不時激起暗浪來點綴人生。不久劉仁傑訂婚的消息竟傳到她耳中，並且是舊式的，完全是父母之命，與訂婚的是一個有錢有職位人的女兒。他並未反抗一下，彷彿他向來是服從命令的。她聽了很爲氣憤，他眼看就要畢業了，大小總可尋出個職業，一個快能自立的人，爲何還要受人擺佈？還成一個現在的人嗎？她完全覺得他是一個卑鄙不足道的人，很想當面譏諷他一頓。但是很奇怪，仁傑依然十分追求着她，和她熱烈地跳舞，向她流露嬌媚的感情，和她划船。唉，我們的娛樂真太多了；都不知被何人提倡起來的，春夏秋冬差不多皆有應時的娛樂，有時常使人疑想娛樂都超過工作的時間了，但只要你

肯仔細辨識或考察一下，今天和昨天，甚至今年同去年，所看見的老見那一夥人。蘭信先時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終日沉於糊塗的幻想中，慢慢的她想出也看出其中的道理來了。只怪仁傑太精於人情世故了！原來她只想拿她當一個情人，若是正經結婚還是和另一種人好，並且使他前途又有依靠，然而以她為情人的心倒也誠懇。當她明白了這個應該何等憤恨啊！然而她的不能憤恨持久的心永不能使她感情達於極峯，若有憤怒也是剎那的，立刻她易於平靜的心旋即平靜下去了，怒氣全消。她也照舊和他來往，不過言語態度間屢屢帶出使他知道，提醒他，她也是同樣的在以他為玩要。

蘭信變成了怎麼一種人呢？從前她是慣有一種不滿的反抗，不論她所反抗的是否得當，在事前她是用心思想過一回，用眼看了一下的，渴望能滿足自己的不滿。而今她的心空洞的滿足了；在她眼前，四圍，看不見悲觀，看不見樂觀，幻想更早遠離了她，只深切理會自己是達觀的，終日裝於自己所製造的灑脫模樣，也懂得遊樂，一直隨着一日一日地自然活下去。事情在無辦法解決的時候，總也有法解決！蘭信就屬於此種女子。這種女子在現在中國社會即使智識階級一百個也不難尋到。我在高中二三的

時候，會碰到一個類此的人，大概有些心理病態罷，她時常對我說道：

「看吧，我就是達觀，我什麼都看得透，就這麼達觀活下去！什麼悲觀樂觀……」

聽她的口氣知道她很想譏諷悲觀或樂觀的人，以為人短短的一生，不值得那麼用心。又以她口吻的堅定認真，使人知道她盡明白什麼是悲觀和樂觀，怎麼是她所選定的人生觀，然而若以為她真參透了世上的萬事，真正深切了解悲觀或樂觀的意義，却總覺得不甘心和不是出自本心。

蘭信的家庭只感到她日趨奢華罷了，並不以為特別，並且她的奢侈在他們能接受的時候，那就是說，他們能供給她的時候，他們便不冒然說出干涉她的話，遊樂也是青年人不免的事，還認為她改變的一幅達觀態度是他們解放的效果呢！其實這時家中要管她也不見得能成呢。試想一匹本受過束縛的馬，一旦掙脫了籠絆，跑到田野間，已成了一匹野性馬，若從新加上羈絆，一時牠也不容易就馴呢。

在另一方面，艱難困苦一日一日很沈重的過去，然而對她日子竟如飛的過去了，對於過去的日子她也啾然與嘆。許多娛樂等着她，白晝有白晝的消遣，黑夜有黑夜的

消遣，娛樂永沒有窮盡的時候，一個漫長的暑假竟如此消磨過去了。

秋季開學的時候，天氣涼爽多了，到處染上了初秋的色彩，太陽高高掛在天空上，天空彷彿被提高上去了，一望無際，終被自己的視覺造成一個弓形而隱藏住了，天有時蔚藍如洗，但很多的時候能看見秋天獨有的灰色天空，仰望着無極而清高的蒼穹不自覺地會引人到沉思方向去，引起了許多美妙崇高的幻想，此時腦中只感人生偉大，至終連思想的線索也丟失了。

蘭信爲了要領略那開學的一翻新氣象，早晨她便意興闌珊地到學校去了。唉，學校到處都染有一股無從描寫的新意，生意，連一塊磚，一段階石都像已睡足興而剛才清醒，正在迎人似的。同學們的音聲特別嘹亮而清翠，終日沉溺於虛榮中之虛榮的王蘭信耳目煥然一新，覺得樸素真實之偉大是應該幹點什麼的，那樣得的安慰才是永久的，她不由對她過去的生活低低俯首了。大禮堂前一堆一堆的新生，興奮而膽怯地議論着，那些人裏面盡有勇敢的面孔；有反抗精神的面孔；有幻想的面孔。就在這裏面，她找出她去年情愫的調子，找出她去年本色的代替，她內心不免暗自感傷，去年她尚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少女，眼睛看

到前面總是美滿的，曾幾何時，她彷彿已歷遍了整個微茫的人寰，眼前一片虛無，一切都是淡淡的。她慨歎着人生的虛浮，人世渺茫不長，過去的回憶如煙如霧，然而她永也看不到自己的盲目，自己的虛榮。她日臻美麗的面孔上仍流露着一幅慷慨達觀的樣子，虛榮的自尊心使她見人總是誇示她的華容和華腴，她喜觀別人靜聽她的話，而不愛插嘴，然而她看出別人的臉上藏着不相信或者看不起的表情。

朝會的時間到了，鏗鏘的鐘聲在各處盪漾。響透了人腦骨，餘音裊裊的總不離開腦際，將人們全要振奮起來似的，使人不自覺地生出崇高的感情。蘭信幻想着一種自覺的向上心，意識着隨着鐘聲從此她要新生了；於是她隨着四面湧來的人羣進到大禮堂去了。

校長的演說，院長的演說，教授們的演說，一幕一幕的過去了，末後報告應受獎學金的人名，蘭信也爲別人羨慕，而自己感到羞慚。但一出了大禮堂又回復了她固有的感情，一切不都是虛偽的嗎？

就在那一天，開學的第一天晚上，她又到北京飯店跳舞去了！

除夕

凱茜

殘雪堆砌在階前，放着憔悴的光輝，

鞭炮像槍聲一樣的吼着，驚碎了夜的靈魂，這不是國難的前方，不是夜襲，是悲哀和歡樂交織成的年關，舊制度的殘餘——除夕。

有多少富裕的人家，在今夜裏唇邊美酒，眼角歡笑，有多少飢寒交迫的奴隸，在今夜裏，喪國喪家，燃放着生命的怒燄，也有那流浪兒的母親，將悄悄地拿衣角擦着她已經不多的眼淚，除夕，是一個關，那感情上和經濟上的。

夜已深了，而夜更顯着加倍的狂熱，叫賣聲充滿了街的角落，又飛上人家的庭院，古城中的人群，大半在昏沈着腦子，睜起眼睛，忘却明天的太陽，忘却生活的苦楚，神經質的越過這一年一度的除夕。

新與舊的洪流，在人心上，生長起變態的瘋狂，二元的矛盾，古老的國度呵！古老的荒城！今宵的除夕，做了你墮落的化身，悲哀屬於自己，歡喜也屬於自己。

新書介紹

稷香館叢書民國二十四年遼陽吳臨編印本，十冊 定價國幣十二元，本館新購

(一) 說文疑稿本十二卷

(二) 王念孫說文段注發記清本一卷

(三) 桂馥說文段注鈔案手稿二卷

(四) 王業友手訂說文答問錄六卷
張石舟

(五) 朱駿聲小學識餘手稿五卷

(六) 朱駿聲說文段注括誤手稿一卷

(七) 徐灝象形文釋手稿四卷

(八) 謝章铤說文大小徐本錄異稿本一卷

小學叢書，始於明時之畢剏五雅，稍後有卮刺五雅，

皆收爾雅釋名等五種訓詁之書以編成者，入清以來，小學

叢書漸盛，重要的有小學彙函，小學類篇，姚剏三韻，香

學五書，許學叢書等，對於研究小學者，有非常的利益。

這部稷香館叢書，是吳氏以清代名家考訂說文稿本八種，

彙輯影印者，用意與上舉諸書相仿而取材不同。清代說文

學之盛，大家都很知道。關於研究說文之專書，就其已刊

行者，已不下二三百種，其他稿本未刻者，還不知有多

少？這部書取收之八種說文著作，除薛傳均之說文答問錄

證一書，是刻本外（吳氏影印此書，不注重薛氏原書，而

注重王業友張石舟二家之親筆考訂）其餘都是底稿而非

見之本。吳氏影印行世，使研究小學者，多增數種難得之

參考書，其益洵不淺也。各書流傳之原委與撰述之內容，

吳氏自有提要，附于卷前，茲特鈔錄於下，以便稽閱。

說文疑稿本十二卷原丁氏八千卷樓故物光緒末年歸

鳳將軍禹門後展轉入余手丁氏自已失作者名姓晚近諸家尤

諛知者余以所用乾隆稿紙暨始東終甲之次推之定為雍乾

時人戴孔諸老獨為後生而剖析形義精審不讓於來哲摹略

藍縷彌足矜貴末附漢書古字音同義異數簡雖與本書無涉

以未忍割棄姑附以行

高郵王石耀先生在乾嘉間與金壇段懋堂並為海內宗

師其說文段注發記一書簡要精覈得未曾有正段注誤引

誤讀誤解之處皆切中其失又列脂原書穿鑿支離牽強矛盾

謬妄附會諸事尤似老吏斷獄毫不容假玩譽蓋曾謂先生於

小學極精以邵段於爾雅說文有成書故不弗爲讀此愈知王氏之學廣不獨經學在段氏上也此書舊無傳者近始流出歸雙劍籙于氏鑑署光祿觀察公段氏說文簽記當出其裔嗣之手蓋傳家之作非詆世之書故斷而不論與爲匡謬訂補者弗同

曲阜桂未谷先生說文段注鈔案二卷 原不分卷爲手錄新定如此

到底原長沙葉氏所藏會刻入觀古堂中而葉刻有案無鈔且多漏衍殊爲不備今全收以資覆校此鈔當在段書未刻以前故與坊本或異惟惜稿佚前半葉跋已深致憾于效而不能守者蓋自私自好往往如斯此佳本所以需傳播也今藏海城于氏雙劍籙中

甘泉薛子韻說文答問疏証六卷陳石士初刻於閩中繼有史吉雲刻本劉孟瞻刻本劉刻徇張石舟李月汀意多所訂改此本以劉刻校史刻乃石舟手蹟劉刻未淨者石舟復續刪之王篆友先生又重爲校改于手書於眉廓清荏落與陳刻直如兩書此書林怪例而前輩治學真實亦形見一斑道成之際篆友石舟與李月汀許印林珊林諸先生遇善本多互爲校訂余曾見諸先生會校桂氏義證底本糾摘之處不可枚舉反復討論精研入神以是蔚爲風氣一時爲許學者無能逃其月旦自段茂堂後王氏繼爲斯學宗匠有以夫是書首尾有篆友二

長跋石舟一跋皆極精篆友所謂依傍成書者心思必苟目光必短云云雖爲薛氏發亦學者之通蔽矣

元和朱允倩先生小學識餘五卷段注拈誤一卷皆手稿家藏先生經史雜著未刊者尙百餘種有詳目世守於其家識餘雖筆記體均晚年精列之言剗解發覆觸目皆是所記聲訓誦語暨造字之段借諸條直可以縱橫千古又謂古人句中用韻重讀自諧引禮記一唱三歎曼聲間作爲証並歷舉詩歌韻語諸例尤瑣乎不拔清儒言古音等韻類有總理而能深究音元明其所以者以余所知惟先生與高郵夏味堂爲最精味堂之言曰歌必合餘音徐則二音畢備急讀取其汎然著然謂止取餘聲用其悠然拂然謂兼用餘勢先生重讀自諧曼聲間作之說實不課而合皆足以破死守部居強析等勢之惑拈誤亦卓犖之作以通假引申之例糾段失尤非先生不能發而顧謂段氏尺璧之珍不欲其有微胡真謙謙儒者之懷也

番禺徐子遠先生象形釋四卷探頤索隱獨發胸臆描畫之精往往與金甲文合稿經三易初名象形文解最後乃用今名雖未瞻清亦定本矣稿多蛀傷無法填補序文尤缺爛別爲鈔錄傷字以匡矩識之亦蓋闕之意未附韻目乃其弟子錢塘王紹壙所編蓋爲檢字設無關宏旨故刪而不印先生書多未刻此稿成在段注箋以前疑其家已無副本故刻通介堂文集

時不此著目也

長樂謝枚如先生為閩中名儒詩文詞俱臻上乘弟子甚多

編許學考之黎覺人君即其門下所著大小徐錄異原擬二十

卷然僅首編第一至第七騰清寄張公東校正見賭棋山莊尺牘答張玉珊書

即此本也原稿自二頁起均用藍筆張校則用朱黃二色不便

影攝故祇將墨稿二頁影出餘悉楷謄非得已也先生係道光

乙酉副貢張校此書為光緒乙酉相距周甲先生近八十矣暮

年得此尤為難能別看說文閩音考一書雖刊行已少見

本院二十五年第一學期未請假及未曠課學生名單

文史學系

一年級 汪瑩枏 馬培英 姚玉棟

二年級 潘明娟 鍾秉朔 談素

三年級 劉廷芳 何點萍

英文學系

一年級 張愛德 王勤生

三年級 董安真 吳漱芝

四年級 林聖觀 徐恩婧 李玉潤

經濟學系

一年級 魏敏 吳月華 張承靜

二年級 劉秋英

三年級 李玉麟 粟顯華 盧春華 崔華玉

四年級 朱詩鐘 瞿堯臣 劉紹筠 蘇琛懿

數理學系

鄭蘿茜 馬采蓮 范恂

一年級 張延芬 劉淑訓

二年級 鮑徽羣 王懿雲 陳育珍

四年級 徐書賢

化學系

一年級 吳佩芳

三年級 郁菓 徐應湘 朱秀英 薄蘭萃

居詠宜 王曼慶

四年級 楊裕箴 謝佩英 李瑩 秦元貞

劉宗綺

音樂專修科

一年級 章瑞琳

體育專修科

一年級 郭雍 郭敏 張鏡輝 張素慧

張慕霞

The Concert of Europe

季 谷

這是一冊研究近代國際關係的書，可譯作『歐洲之協調』，著者穆華氏 (Prof. R. R. Mowat) 係英國 Bristol 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教授，牛津大學 Corpus Christi 學院研究員兼導師。氏為英國研究外交史專家，著作甚多，尤以近代歐洲之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及歐洲外交史 (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二書為有名。歐洲外交史計上下二冊，第一冊叙自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起至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止。第二冊叙一九一四年發生大戰起至一九二五年羅迦諾會議止，敘述詳明透澈，為歐洲近代外交史傑出之作。其第一冊已由友人王造時先生譯出，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十年前周鯨生先生所編歐洲近世外交史取材此書者亦不少。周先生自序中亦言之。

一九二九年余在英國時曾從穆華氏游，氏中等身材，面長，現年五十許，為人和藹可親，其家在 Bristol 市之北端，與余當時所住之 Wills House 相近，故星期日常至其家閒談。氏在 Bristol 大學除指導研究工作外，每週授歐洲近百年史二小時，每年第三學期常赴美國東部各大學講演，在美極有好評。

此處所欲介紹之歐洲之協調，係一九三〇年在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出版。

內容係敘述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間之國際關係。在此四十餘年中，歐洲有二大事勃起，一為德意志帝國之勃興，一為武裝和平 (The armed peace) 局面之形成。其間所發生之三國同盟，三國協商，海牙和平會議及巴爾幹半島戰爭，殆皆因上述二大事件而產生。本書對上述二大事特別加以注意，讀後對大戰前之歐洲國際關係，可獲得一極明確而深刻之認識。書中要目凡二十六，茲為譯出之：

- (1) 戰爭之時期，一八四八——一八七一，(2) 法蘭克福 (Frankfort) 協定，(3) 武裝和平，(4) 教王政治之恢復，(5) 東方問題，一八七六——一八七八 (6) 柏林會議 (7) 三國同盟 (8) 非洲之爭奪 (9) 柏林及柏林會議 (10) 埃及 (11) 蘇彝士運河 (12) 巴爾幹之危險，一八八五——一八八六 (13) 東方干涉之協調 (14) 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 (15) 在中國之協調 (16) 英德同盟問題，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17) 協調漸趨薄弱 (18) 阿爾吉西拉 (Algiers) (19) 三國協商之進步 (20) 波斯尼亞，赫仔果維那 (Bosnia-Herzegovina) (21) 第二海牙和平會議 (22) 國際調整與惡化 (23) 八吉打鐵道 (Bagdad Railway) (24) 倫敦會議 (25) 一九一四年之前半年 (26) 此十二日。

悲華經舍詩選

胡沅東先生贈本院圖悲華經舍詩存一冊，爲慈谿洪兆麟先生遺著，傳世甚少，胡先生因囑轉載本刊。爰爲選錄若干首，逐期刊載，藉廣流傳。編者。

飲酒

西園艷陽花亂開，少年意氣顛如雷，邂逅傾情誓刎首，不知世有黃金臺。昨日洛陽街裏來，美人顏色爭春梅，顧我一笑蕩魂魄，所痛倉卒無良媒。事不如意例若此，英雄低首俯蒿萊。春色爛漫照青鬢，拔劍斫天天欲摧。帝曰余亦行樂耳，十二萬年終劫灰。夕陽一片霞千里，來日大難歌莫哀。我輩心骨異凡俗，飲君美酒三百杯。

讀史

高堂會佳客，迂道過屠市，夷門七十翁，心識魏公子。邯鄲受秦圍，於魏實唇齒，奇策知必成，向風刎頸死。既云謝釐王，亦思慰晉鄙，古人用情深，殺生良有以。當其少年時，無眼顧奇士，世不生信陵，老矣亦何俟。

俗情自勢利，丈夫貴自堅。但知蓬蓽樂，何必二頃田？季子書十上，惠王不謂賢。憤思擯秦策，歸讀陰符篇。合縱豈不佳？惜哉中變遷。走齊受客刺，富貴如雲烟。所以

辭趙爵，世高魯仲連。

項王速救趙，叱咤生風雲，戰兵一當十，驚愕諸侯軍。沛公得入關，良由秦力分，鯁生勸兵守，仍見咸陽焚。鴻門罷舞劍，大度真人君，哀哉死域下，天亡我亦云！

漢運盛太宗，闊略無制度。洛陽王佐才，上策談世務。炎炎經術言，足起黃老癩。一旦君臣款，豈非千載過？吁哉遷長沙，蒼涼鵬鳥賦。鄧通何足誅，所惡絳灌妒！我悲古人言，芳蘭忌當路！

相如昔落魄，大梁風雪侵。故人令臨邛，去去遠往尋。身入蟄蝶夢，謀得千黃金。美妻與良友，令人爲情深。歎息子虛賦，天子真知音！死後封禪書，無乃稀規箴。男兒恥輕薄，彼哉何足欽！

元祐黨人碑

良嶽漠漠成榛蕪，端禮遺蹟愁模糊。有客示我黨人籍，道君當日良失圖。崇寧元年秋九月，一碑錮盡君子徒。萬家生佛辣水老，薦才乃受共驩誣。衣冠相望走嶺表，諸賢幾盡膏王鈇。蘇黃詞翰足飽煖，李寧瘡刀真丈夫。是時半山久寂寞，誰令棄鼎珍康瓠？玉京安妃夢正熟，桃花散盡

潭州途。吁嗟洛蜀分程蘇，操戈同室計亦愚。坐使鼠輩禍
宋社，北狩昏德戾剝膚。不論破石論安石，儒術尤厭龜山
疏。攷古欲疑辨姦論，金風西拂斜陽孤。

米價歎

去年米價斗五百，今年米價石十千。眼穿不見買船至，
海門潮色青連天。萬家生涯涕淚裏，長官酣作彈棋戲。癡
心空復禱蒼穹，後雨珠花先雨米。龍眉書客愛萬方，有淚
不泣硯田荒，忽見澤國悲風起日暮，嗷嗷哀鴻化作豺與狼。

雜詩

曠哉六合間，有我何其眇？過去與未來，思之墮茫渺。
偶然有七尺，何日得自了？寂坐守此心，朋從逼而繞。放
眼一看之，海平泰山小。我自行我法，轉嫌苦行矯。

失題

天竺古先生，西土彌陀佛。心光包太虛，無空亦無色。
涓涓水上荷，寂寂亭前柏。方便啓法門，禪淨延古德。我
本傷心人，煩惱爲身賊。望風嗅餘馨，妙義悟諸默。猖狂
攘菩提，羣緣力未遏。酒肆淫坊中，孤根繞藤葛。傾誦寒
拾詩，久溺欣自拔。卿卿我亦憐，明秀數尤物。爲語老病
苦，點頭疾於石。知子有夙根，一語抵千百。末劫宗風

衰，蓮邦最勝特。願爲韋提希，信心毋自奪。勿嫌脂粉
污，心淨即解脫。對像成圓觀，福勝十萬塔。

雜詩

腹中奇古鬼，遣之去未肯。聚訟紛戈矛，客喧主日損。
端居悒悒閒，門戶闢方寸。絕學始無憂，老言足深省。
學道心苦難，涉世骨不媚。徘徊歧路間，大爲靈臺累。
堯桀同灰塵，何屑分涇渭。有酒日飲之，江湖老狂漢。
世界杳無際，眇焉著四洲。蟲蟲互相噬，報復何時休？
人類最慘虐，競心挾戈矛。世下禍益烈，造兵勝蚩尤。不
爲衆生計，乃張九世仇。陷彼文勝國，受屠如羊牛。上帝
自不仁，假手肆虔劉。區區墨氏子，息兵勸群侯。終讓天
方主，一劍橫亞歐。日誦斷爛史，有淚傾河流。

萬花艷春月，瞬焉彫秋霜。江山有靜理，只覺人事忙。
衣食小事耳，何苦相殺傷。弱者強之肉，天道此其常。智
力苦相角，親交蘊猜防。達人覺可憫，欲濟無慈航。淨土
在何處？中夜爲徬徨。

東魯兩可人，厥名跖與邱。此儒而彼盜，才俱駕春秋。
左右互提挈，足以爲東周。心量兩未廣，惜哉不相謀。遲
之數百載，贏李相綢繆。開國賢君相，孰非兩人儔？孔跖
附陳涉，讖較乃祖優。

詠史

項羽力亡秦，功不如趙高，殺嬰以報之，羽亦鄰人豪。
烈士用心苦，巧拙隨所遭。袞袞當途子，我頗憐爾曹。狐
媚以亡國，異時倘見褒。

紫陽盜荆柯，厥義本揚雄。雄也穢儒耳，朱乃與之
同。丈夫死義憤，鄙夫託中庸。不見陶靖節，慨慕易水
風。永念橋下客，無復追奇蹤。

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一五二次院務會議錄

出席者 陳 慧 余坤珊 徐輔德 董人驥

沈啓先 謝似顏 許壽裳 戴君仁

陳之霖 胡溶濟

列席者 祁森煥

主席 許院長

報告事項

- 一、本院二十六年一月份收支報告
 - 二、上學期完全出席授課教員名單
 - 三、上學期完全出席受課學生名單
 - 四、上學期末參與期考及各種科目日期考不及格學生名單
- 討論事項
- 一、上學期期考未與試及不及格學生應否予以補考案

議決：1. 定本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天為補考

日期，2. 未與試准假者及不及格者均予以補考，3. 未請假，未准假，及犯規者不准補考。

二、學生馬佩菊等二十人逾限未註冊應否根據學則第五條令其修學案

議決：姑念新改學則或未周知，從寬展限至本月二十日為止，逾期仍不註冊即予休學。

三、本屆註冊逾限之學生馬佩菊等二十人雖經特別從寬准予展限不令休學應否予以警告案

議決：註冊期限及逾限休學之學則條文早經三令五申布告在案該生等仍玩忽逾限應各予以警告之懲戒

湖南女學生的土布裙褂

德隣

婦女們的虛榮心，是比男子來得更重大，伊們終日在幻想着：「衣必錦繡」，「居必麗都」；否則不足以表現其豪闊富有。近年來我國工商業的不振，洋貨的充斥，入超的驚人，所以便有人認為婦女是推銷洋貨最力的一員；不信的話，試看伊們日常不可缺少的脂粉香水，和衣飾的棉毛織品，都占着舶來品的大多數，但是伊們根深蒂固的虛榮心，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在伊們心裏看的比任何都要來得重要，不過我們不可以一筆抹殺而論；惟有湖南女學生的土布裙褂，是值得欽佩和不可多觀的。

湘省在何芸樵主席的政治之下，教育的發達，這是全國所及不上的，就省會一隅而論，學校林立，主其事者，頗能努力苦幹，措施完備，學生精神亦多富有朝氣，而尤

以樸實的學生服裝在繁盛的街市上，你目光接觸到的莘莘學子，無論男女，終年穿了一身元色土布制服，很少穿着絲毛織品的；絨襪是一般女學生，非但是一律土布裙褂，並且不施脂粉，至於那種裁製衣服的土布原料，純粹是來自鄉間自紡自織和自己染的，這才配稱做是完全國貨了。

伊們的服裝，最多的是一種短褂短裙，上半截穿上一件元色土布褂子，下半身配上一條齊膝蓋的元色土布裙子，覆額的頭髮，明亮的秋波，在胸膛的右部，用白色絨線繡上了學校的名稱，和學校裏編列的號碼，雖然不塗脂抹粉，那種淡妝素抹，卻也別具風格，並且流露了一種天然的健康美，這是我們江浙截髮作時裝的女學生所不及的。

本院出版委員名單

李 季 谷
陳 慧
董 人 璞
胡 溶 濟
陳 之 霖
羅 炯 之
謝 似 顏
徐 世 度
戴 君 仁 常委

本院出版委員會幹事名單

畢 慶 璉
段 若 青
鄭 蘿 茜
江 珪 保
劉 宗 綺
游 鏡 原
王 懿 修

新 苗 第十四冊

新苗投稿規則

1. 投稿人限于本院教職員及同學。
2. 來稿字數每篇不得超過六千字。
3. 本刊對於來稿認為有必要時得刪改之。
4. 來稿如用筆名，請在稿端附書真名。
5. 來稿如不登載，原稿退還。
6. 來稿須標點分段，謄寫清楚。
7. 譯文須注明原書及原著者。

新 苗 第十四冊

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刊行

國立北平大學
女子文理學院 出版委員會編輯

每冊定價：國幣四分